

中
說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
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

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之傳授中說於仲父疑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今世所傳本乃辛年正觀二十又福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細帙編音相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後遷今史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俎明音帝閣悠逸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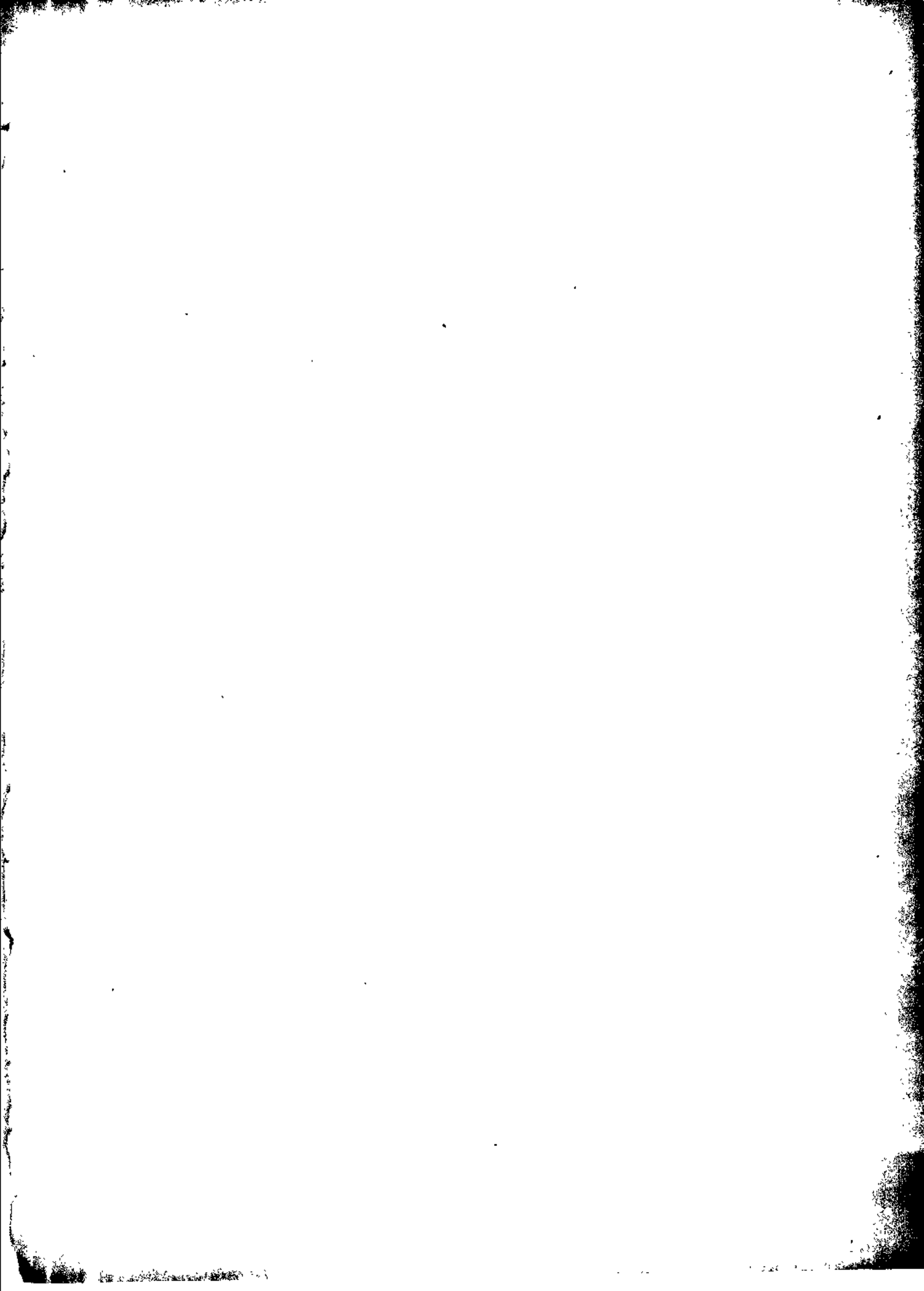
文中子序

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侗註釋其說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着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味理以模範論語為

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
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有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詩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遠言之備矣時變論至余與袁要論今皆上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著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德考聖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董常也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必紀傳後論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權衡喪敗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言王大謂其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爽隋內史通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爽隋內史通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求言則制言失得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求言則制言詩則化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有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也則明矣故曰史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

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闡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汭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道而文宗行堯舜之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博都也晉汾陽子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王安趙王嘉也上秦始皇也秦繼皇之名之無綱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見六代注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昔猶貞也貞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下武帝子也政由賈后此天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喪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居洛魯公室之天子平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王同時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仲尼公吐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喪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禮法之無經行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聖而不可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道其神之所為乎聖而不可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數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曰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侯家書稱太原夫子之數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可常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黎民亦天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朝政蘇夔字處道場帝時為司徒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中任命掌軍書為子與之言儀同頭自負三人如文仲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下正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雅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政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使人從不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道也王道從何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樂廢則文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無調紀文章○蕩于春反門人皆露襟焉哀痛反子曰或安而行之安仁或利而行之仁或畏而行之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利或畏而行之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利以揖讓終乎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帝天寶監爾能不武太子傳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帝天寶監爾能不志師玄黃其更為繁師玄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

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德公湯也食經淮南王撰大邦用養亦謂非酒惟事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善行而家凶于而國時索專政故因答戒之經以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皆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不行不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於道也世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裴晞曰何謂也傳未見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九而形容其德一而變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獲得遠方珍寶乃可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釋梁南以頌秦德漢武帝封禪玉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天下非事天子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存後以敬致誠之本天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國家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不深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後則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曰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大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刑賈斗三行文道千星不實王第二十餘人幾乎刑賈斗三行文道千星不實王第二十餘人幼如天之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宗所運恍惚又未遇太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

誰居乎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

不相洽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

也

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

子曰未三復白圭乎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之終身不敢臧否章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

若不足

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

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羊祜陸遜仁人也

可復使

廣求何益

臨邊也

服祭器不假

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宣光武

不可

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子曰寬矣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止

智者斯可矣

者好斷介者殊俗

德不云乎

德行

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利者也

門之關焉

何加焉

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

可謂知人矣

公之友

由人

禮樂其有興乎

禮樂其有興乎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
其蘊夏侯玄字太初善樂毅論言不拔物墨及善二
 美太初能發樂毅之用也智哉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
 焉知鬼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肯

中說卷第一

Blank area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chapter.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物之

中可見也者子曰智者樂其所為乎我忘厥功子曰

故樂之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將自化故君子曰

義也清而莊清澗而端莊也惠而斷李靖本名曠

也曠而蕭蕭收體曠也明而毅毅果毅通窮淹也誠

而厲杜淹字叔肅瓊也明而毅果毅通窮淹也誠

志深而用密徵也直而遂直而遂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

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卿相然禮樂則未備卿相然禮樂則未備

至其顏氏之流乎顏氏之流乎其動也權權也其靜也

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

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

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玄邃吾不與也

能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伯藥字仲規子不答

約謝分四聲八病謝靈運詩剛柔清濁各有端

序語健為剛實遠為柔音若墳篋墳篋音柔而清則

小標遠則清實遠為柔音若墳篋墳篋音柔而清則

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夫風化

文中子卷二

三綱之首也吟詠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

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故錄竹則如

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

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

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濟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

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

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薛公曰子士有靡衣

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薛平子謂魏徵曰汝與

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凝謂魏徵曰汝與

於時有用捨焉凝行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

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

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

亂攻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羈

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形

怒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

心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天可謂君子曰君

子之學進於道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楚難作

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封楚公

無為禍先非應天順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

下易一民之命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

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

九

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鏡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飲容恨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
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曰子而如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子曰
文子中子數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不就不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義四者惟有道者能
之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畝志存天下亡職者
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
止子之室酒不絕禮不闕薛方士問葬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封域
之制無廣也也故封之樹孔子謂曰斂手足封域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及唐太宗無
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焉三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
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禮宜分地分而祭之則配天而天統於地也達茲三
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之名不出叔達俛其首祭得者人思之道故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其而青輝歷之密矣兵至野而遠近恬然温夫先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
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術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左丞密長於算問
術申韓之學厚於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矣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仁簡文時作相宣勸而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平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

法使天下無冤人好平而厲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勤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
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公卿異端在長安諱文帝見
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門見人未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
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左道難天下道難經說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名
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收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數至門人子
捨兩漢將安之乎文中之住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文中之住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
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仁其刑清義君子樂其道也公小人懷其生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
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則率漢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
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蕪甚矣蕭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
終焉堯直讓也必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何其常法有其道甚闕不可格于後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
簡故以放弑終焉樂簡也必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若有心難制矣則無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

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注見上
 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
 處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悌上四德夫則孝多見
 治亂之情亂之清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惟建意不煩煩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
 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製書沈如揚
 雄之學天賦好學奇字張衡行渾天及地動儀如揚
 好奇多難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靖變蓋守增而
 子曰過而不文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
 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
 其所與與貧則賦仁貧觀其所取取於利則危達觀其
 所好好則則窮觀其所為為善則死可也以知人
 多須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都後魏元氏修文物制始
 之可與與親芮城府君重陰陽陰州縣名子始述方
 不使術非事親親芮城府君重陰陽陰州縣名子始述方
 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推
 人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推
 善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
 而能正其志象引夷同州府君以之文為同州刺史名
 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禮者
 乃可與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
 不知其他也且各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
 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五等諸侯建皇漢雜建
 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弊雖無五等魏晉已降滅亡
 不暇魏晉已降滅亡之弊雖無五等魏晉已降滅亡
 用之魏晉已降滅亡之弊雖無五等魏晉已降滅亡
 山名海經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
 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
 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願故以時和歲豐則通也
 受賜多矣不願仕也以拒之言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
 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
 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
 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古之子
 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姚義曰何謂克
 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楊尚書遵彥文宣時
 人而己視民如傷奚為不終故言有賢臣實威好議禮
 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中子不好者禮之情也
 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之文非其能述禮室禮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曰何謂違
 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也意而不修子曰
 吾不度不執度德用不常不遂得房玄齡曰書云霍

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
 公相成王以顯光廢帝之而立宣帝昌邑王
 賀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曰命文不傳已而臨之子
 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若
 尹子遊河間之渚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
 乎斯人也音離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
 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
 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蓀至人相從乎收問至
 還乎子曰否也異言至人獨真一身不以天下為道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
 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
 居於曲曲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
 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
 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夫國家立社稷
 其祀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夫國家立社稷
 之亟也亟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
 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其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
 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
 射於請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文古君子志於道操
 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弼不悅
 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死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中
 祖之言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
 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文士之孫靈運守

遊山不聽民訟召為侍中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
 子則典範士人宗之益務研修此治之辭矣鮑昭
 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
 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侯吳筠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古
 怪一類孔珪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伏
 官一類孔珪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伏
 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世會
 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去帝深銜之融字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
 弟士文體相夸時解徐陵字山與徐陵同為或問孝綽兄
 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或問孝綽兄
 上律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或問湘東王
 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
 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謝朓凌人也其文捷
 玄輝為齊新安王記室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摠字
 後主為長夜之飲相和為詩皆古之不利人也
 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
 亂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
 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
 不拘小節待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其之字延年
 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字安石實南齊時為尚書令好
 封禪文助字彥升梁時掌文諸累為太守凡饋遺與
 親戚之常言人可見矣樂尚書召子仕隱尚書署子使
 引之樂此心可見矣樂尚書召子仕隱尚書署子使
 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暑我於蜀用筆常思以藏或
 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字揚
 難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
 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若愚者不妄動吾惡夫
 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

晉司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與選未嘗進寒
 以諫但苟且爾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
 謂達理者也以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
 太子植不自驕驕飲酒嗜妹文皇帝崩子曰君子哉
 情有節以不為驕驕飲酒嗜妹文皇帝崩子曰君子哉
 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出前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
 古之史也辯道明變今之史也耀文詞專問文子曰
 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牧問
 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
 雅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風天下二曰政風國蕃臣所
 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三曰頌頌周禮以成功
 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四曰讞讞變雅風以陳誨立誠
 于家也國其政家務俗詩人哀之變之所以吟詠凡
 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傷焉則傷之
 或惡焉則惡也或誠焉則誠也或傷焉則傷之
 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
 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之不及則勸之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
 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也風分郡而
 言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變其
 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俗也深則變則其
 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也我君謂天子之言
 下則建列國本末洽也相安及其變也變勞而散
 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功其下郡縣之政
 悅以幸其人慕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
 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使人善言也次居而
 之屢易及其變也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

無所傷焉則政時急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

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

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其

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吾將賊之又何傷則不

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六代之季仁

義盡矣叔守無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之子

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政作而

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博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情殺身而

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

治中者也觀身若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

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則民

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矣

如周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則民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薛收問恩不害義儉

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

害於義或美也天不為人損之可也則不衣弋

緋傷乎禮小禮象夏也君不以中焉可也則不雖然

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則不意其建義

必得中道王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道今之

事君也以佞道無所不至皆子曰吾於讚易也述

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

由失之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顯或盡而彰或微而

而中或肆而隨各有與義不可攬是故有曰夫子

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

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子聞居儼然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我非我自可也若有所畏其

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得中

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刺綺羅錦繡不入子室

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色婦人則有青碧易者

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果菜非其

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

鄉黨為也周禮子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

喪子必先往教之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或

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

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

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

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塗車藟

則不從五世矣禮者善讓備者不自古也孔子謂

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

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人

之家舍於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有所稟萬

春鄉社社所居子曰必與執事翼如也翼如

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

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甚曰何以加